

# 分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反派角色写作

范愉祺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000

**【摘要】:**《卡拉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的封笔之作,该长篇小说也被全世界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他不仅将哲学的主题融入到作品当中,还将反派角色的写法创作得尤其淋漓尽致。在他笔下,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同一个观点时,他会极力突出反派角色的写作,在其中制造争论和冲突,并将争论包裹在角色的血肉中去,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Иван);相反,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同一个观点时,他会尽他最大的可能让这个角色特别的强大、吸引人、充满智慧。本文将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进行多维度的分析,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反派角色的精彩演绎。

**【关键词】:**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矛盾隐喻;善恶

## Analysis on the Writing of Villains in *The Karamazov Brothers*

Yuqi Fa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The Karamazov Brothers* is the last work of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The novel is also recognized as the peak work of Dostoevsky's literary career all over the world. In Dostoevsky's works, he not only integrates the theme of philosophy into his works, but also creates the writing method of villains incisively and vividly. Under the pen of Dostoevsky, when he agrees with a point of view, he will strongly highlight the writing of villains, create disputes and conflicts, and wrap the disputes in the flesh and blood of the characters, just like Ivan in *The Karamazov Brothers*; On the contrary, if Dostoevsky doesn't agree with this view, he will try his best to make the role particularly powerful, attractive and intelligent. This paper will make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Dostoevsky's novel *The Karamazov Brothers*, and elaborate Dostoevsky's wonderful interpretation of the villains.

**Keywords:** Literature; Dostoevsky; *The Karamazov Brothers*; Contradiction metaphor; Good and evil

### 引言

博尔赫斯曾说:“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第一次发现爱情或大海——它标志着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不同于其他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在阅读过后给人留下了矛盾的心理,当读者沉浸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时,常常使人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并不孤单,小说中最打动人心的片段仿佛来源于个人的回忆,同时也揭示了生活阴暗面的支配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在所有读者的耳边轻声诉说着生活和人性的神秘信息,诉说着鲜为人知的事情,并且仅仅对读者一人倾诉。正如鲁迅所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仿佛在告诫人们,任何事物都不能坚信不疑,人类永远在爱和恨,希望和绝望,真实和想象这些两极对立面中徘徊着、矛盾着和冲突着,更重要的是,人在其中来回摇摆的速度和变化都超出了我们先前的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信仰置于主人公的冲突和精神痛苦中,将试图向人们诉说的道理置于角色设置中,以此展现出小说情节的真实和刺痛,他创造出了如此之多性格分明,各不相同的人物,并让这些人物在读者的脑海中栩栩如生,小说中的痛苦,恐惧和被欲望折磨的灵魂通通依附到了读者身上……

### 1 陀氏笔下反派角色中的共同特点:双重矛盾

如果用一部文学作品来概括一个国家,英国的缩影是《哈姆雷特》(The Tragedy of Hamlet),那么俄国的缩影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因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俄国每一个家庭的影子,小说中描写了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之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冲突和悲剧。卡拉马佐夫家的几个兄弟每一个人都是个矛盾体,是圆形中兽性与神性碰撞的产物,相比较起来,老大米卡(Митя)和老二伊万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反派人物,米卡最为真实,原始欲望最胜。伊万不信鬼神上帝,代表了理性,而正面角色阿廖沙(Алёша)为人虔诚,也最具有神性。“受折磨的人有时候喜欢拿自己的绝望来解闷,就像因为绝望而寻开心一样……您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论证,而且怀着痛楚的心情在暗中加以嘲笑……这个问题在您的内心没有得到解决,您最大的悲哀就是在这里,因为这是非解决不可的……”伊万这位厉害的知识分子,英俊勇敢的军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反派角色的代表人物。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常常攻击阿廖沙,尝试从各个角度让阿廖沙脱离他的信仰。然而阿廖沙无法回应任何一个伊万的批评,他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反驳伊万,而伊万有着毁灭性的智慧,不仅对他人来说是毁灭性的,对他自己来说,也是毁灭性的。

即便是米卡被冤枉弑父，但他内心依旧保持着信仰，虽然要去受难，但他也不是不幸的。书中最不幸的偏偏是世俗知识最丰富的伊万。

卡拉马佐夫三兄弟其实正是人类三个部位的代表，分别代表了人的身体、大脑和心灵，他们三个被三种声音驱使，在个人心理的战场上上演天使与魔鬼的对决。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多声部”的手法对几个主人公进行了描写，展现了小说中主人公思想的多样性，既矛盾又冲突，既共存一体又无法相容，使主人公作为主体难以取舍，便处于痛苦的思想纠葛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小说都具有这种特点，于是这样的小说就被巴赫金形容为“复调小说”。复调正好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该小说的用意，那就是，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是充满对立的、每一种论点都可以找出相矛盾但又相同有力的反驳。在通过世俗知识所得到的反宗教伦理下，卡拉马佐夫三兄弟中知识最丰富的，也毫无财产纠纷的伊万反而是生活的最痛苦的那个，他正接受着灵魂殿堂无所支撑的痛苦。这种体现人物角色的矛盾性值得令人深思。

## 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特色：采用第三视角描写和隐喻手法

从叙事角度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卡拉马佐夫兄弟》以一家四口为主角进行创作，在他文章中运用的叙事方式是第三视角，也就是以故事发生地同城的人的视角所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不断地明确和强调这一点，假装自己是卡拉马佐夫家族闹剧的一名观众，与此同时，又毫不避嫌地开启了上帝视角来记述。所以，读者对这个故事的了解应当是建立在别人对卡拉马佐夫这个故事的了解的基础上的。与此同时，《卡拉马佐夫兄弟》书中有一定的思想，有一定的理念，但这些都是讲述人传递给你的，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表达的想法。通过这样的方式展开写作，一方面，可以极大程度地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自己是卡拉马佐夫家族闹剧的一名观众给予了他动笔记录的正名，这种创新的写法令读者感到十分有趣。他称自己是一名“才疏学浅的、记性不好的、废话很多的、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的作家。同时，他抢白了读者想对他进行的吐槽，比如给文章的小标题命名为“这一章的关键作用暂时还很模糊”——导致读者哑口无言；又在细微之处给了读者很多暗示和补充思考，例如提出“直到现在仍然难以判断，他究竟在恶作剧，还是果真深受感动以至于此？”。

另一方面，上帝视角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会错过角色的任何一种心理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心刻画得如此深入、准确，除了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本人曾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之外，还因为他自己时常进行苛刻的自我剖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着大段的心理描写，看似枯燥难读，其实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下笔的妙处。很多作者习惯于从外部特征来描写一

个人，长相、穿着、周围环境……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重点的核心都在于反派角色思想的挣扎，通过他们自我的思辨，疯狂的独白，夹杂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性方面的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些问题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引发我们读者的深思，使我们的内心世界在开卷前和闭卷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敢于直视人性幽暗，已经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了，他敢于直视自身的阴暗、邪恶、污秽和不堪，并用笔触表达出来，则超出正常人勇敢的范畴。从修辞手法上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运用隐喻的手法表达反派人物性格的矛盾以及内心复杂的思绪，例如，当卡拉马佐夫一大家子人在分离多年后，终于因为某种不确定的原因又重新在修道院里进行了一次相当不适合的相聚后，米卡躲在邻家花园的篱笆里等待阿廖沙为他办事，这是文中所详细描写的两兄弟第一次长时间的亲密的会见，会见中米卡对阿廖沙进行了热心的忏悔。

“……给昆虫以情欲……兄弟，我就是那只昆虫，这话就是专门说我的。我们卡拉马佐夫家的人全是这样的，就是在你这天使的身上也有这样的昆虫，它会使得你的血里掀起暴风雨，这真是暴风雨，因为情欲就是暴风雨，比暴风雨还要厉害！……”

“……但我总是最喜欢小胡同，冷僻幽暗的小巷，在广场的后面，那那里有奇遇，那里有意料不到的事，那里有落在污泥里的璞玉，兄弟，我这是作譬喻，我们小城里象这样有形的小胡同是没有的，但精神上的无形的小胡同是有的。如果你是象我这样的人，你就会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爱淫荡，也爱淫荡招来的耻辱。我爱残忍；难道我不是只臭虫，不是一只恶毒的昆虫么？早就说过，是个卡拉马佐夫嘛！”

如此可见，米卡进行了长篇的忏悔，这足足占了三个小节，借陀思妥耶夫斯基向读者展现了米卡的另一面，原来粗鲁、暴躁、坏脾气、爱发火、好打架、爱酗酒、放荡纵欲、好胡闹的军官，居然内心也有这样的想法，也会朗诵一些诗歌，“给昆虫以情欲”就是诗中的诗句，米卡认定自己就是那只被赋予了情欲的昆虫，不单是他，整个卡拉马佐夫家的人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极好的隐喻。本体是米卡本人和卡拉马佐夫家的其他人，喻体就是有情欲的昆虫。“昆虫”俄文为“Несомое”意思是小的，没有脊椎的节肢动物门生物，在生物链中是处于下层的，其生命力是软弱的，但也正因为其软弱、渺小而常被人忽视，所以可以悄悄地作祟，一条小虫有时候甚至可以毁掉一个比它高大许多倍，高级许多倍的大象或者狮子。在米卡看来，他和他的家人们一样，都像是昆虫，弱小又不甘这样弱小，一旦被赋予了情欲就会像暴风雨一样猛烈又具有强大的破坏力的狂澜。

### 3 聚焦在反派人物的作品主题：人性善恶

“卡拉马佐夫的性格是两个深渊，一个是插入云霄的崇高理想的深渊，另一个是才在我们脚下极其卑恶堕落的深渊。”人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人的一生有一次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兽性，那一定是在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因为这本书是一面照妖镜，每一次当你拿起来想看自己，总能照见骷髅，那些被恶魔奴役和驱使的人们，会从镜中看尽人性中最幽深的隐秘处，洞察被自己极尽掩藏的自私和卑劣，所以阅读此书是一场痛苦的灵魂拷问，更是一场痛快的伐骨洗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著作基本都围绕着道德问题和人性本质进行探究，这场弑父案亦然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些问题都完美地植入了到反派角色的演绎中，并常常伴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

“这世上既然没有上帝，也就无所谓道德，你做什么都是可以的。”无论是杀人者斯麦尔佳科夫（Смердяков），还是有想法者米卡，还是提供思想动力的伊万，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他们杀死了上帝，也让自己的心灵活在了地狱之中。兽性是人身上压抑的魔鬼，在遭遇极端的考验时，则会显露无疑。正如电影《饥饿站台》中所演绎的那样，影片中一个“反乌托邦”公民 Goreng 自愿将自己监禁起来，他每日食物供给都必须依靠一张从天而降的餐桌来解决。餐桌上最初摆放着精致菜肴，然而在经过每一层两个囚犯的大快朵颐之后，渐渐会越来越杂乱恶心。囚犯们越是身处下层，越是只能吃到上层剩下的残羹剩饭。甚至餐桌再往下落，连一丝食物也看不到。上层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对下层撒尿、吐口水。下层明知道食物掺杂着不干净的东西，但为了生存也只能选择吃下去。100层以下的更惨，食物早已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只能吃狱友。不同的是下层的人不会突然来到上层，上层的人也不会突然来到下层。上层永远都是上层，下层永远都是下层。在这样的境地下，人的生活状态全部取决于所处的层数。影片以新奇的题材和设定，借助严酷的监狱环境，将现实中无形的阶层在影片中被具体化，食物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但在遭遇极端考验时

候，人吃人的强烈冲突被展现了出来，人性的黑暗更是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每个人在所有人的面前都是确实有罪的，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负有罪责。”即使可能只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一刹那，不为人知的罪恶的思想，一个选择都会有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在很多时候，人们选择面包而不是良知，选择权利而不是真理，选择安稳和快乐，而不是忏悔和赎罪，当自由意味着痛苦，当思想象征着苦难，平地而起的“天堂”在人间就易碎不堪。但在小说的最后，弑父者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自杀了，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伊万发疯了，与父亲冲突满满的米卡忏悔了，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过，都能在书中找到他们对上帝存在的问题作出的回应。有回应就说明内心向善的可能。因此，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将道德感放在首位，别让恶魔在心间游荡不堪，幽暗虽然潜伏在人性深处，但光明也围绕在人们的身边。“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人，是正是邪，是人性使然，是历史必然，是人类自己的选择。

### 4 结论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廖沙持续地践行着他对善的承诺，他用这种方式取得了胜利。他输掉了争论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完全不是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争论是个次要的问题，因为最本质的问题不是你相信什么，而是你如何根据事实去做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把握了这点，这也使得他成为这样一位如此伟大的文学家和天才。优秀的作家常常不以“给人物制造问题，解决问题”为目的，而是借由情节发展这一过程，展现广阔的时代和多层次的社会。《卡拉马佐夫兄弟》虽然有为爱痴狂、弑父报仇和探案的情节，但它不是爱情故事，也不是复仇故事，更不是侦探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很复杂，你想看到什么就能在其中找到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能以如此绝妙的，无人能及的方式构建争论，还可以戏剧性地表达出来，并针对这些问题给予解决的办法，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引人瞩目的成就。

### 参考文献：

- [1] 许晨.浅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罪与恶[J].汉字文化,2019(19):101-102.
- [2] 袁铭.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感[J].戏剧之家,2019(20):214+216.
- [3] 黄漫.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人物形象及关系看陀氏宗教情绪[D].云南大学,2013.
- [4] 田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格结构分析[J].文教资料,2018(35):1-2.
- [5] 李晓光.<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隐喻性[D].四川大学,2007.